

齊魯情未了——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心得

魏綵瑩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因為我長期以來研究儒學，曾注意過齊、魯學的特色與差異，因此這個研習營一開始便引起我的關注。前後十多天密集的學習，讓我再次體驗到把文獻史料與田野參訪考察相互結合的重要性。而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田野考察的第一站：東嶽泰山，後面的考察，也與泰山有或多或少的關係。

在出發前一晚的討論會中，非常用心帶領我們組的導師李丹婕老師便提醒大家，要思考五嶽之首為什麼會在山東，可以從環境、景觀等去多想想這類的問題意識。8月11日的上午，我們前往山東省中部的泰安市，車子蜿蜒爬上矗立於魯中群山間、古名岱宗的泰山，隨即登纜車直達主峰玉皇頂。一路但見煙霧繚繞，宛若仙境，或許這也是泰山被視為聖山的原因之一？走入如夢似幻的「南天門」牌坊，就進到明清繁華至今的「天街」，街上滿是商鋪、旅館、餐廳，根據文獻記載，當時的香客在這條街上絡繹不絕。

泰山的崇高意象與秦漢以後的帝王封禪有密切關係，這種國家祀典的「神聖空間」被後世不斷的複述。但透過研習的閱讀史料及學友們的討論，得知歷代諸多聖君賢臣或是著名學者對於封禪一事往往持著負面批評的態度，視為帝王好大喜功、勞民傷財之舉。親自登泰山一趟，感受到在交通甚為不便的古代，帝王及眾隨從，無論是從咸陽（或長安）、洛陽、開封等處到達魯地泰山，都是千里迢迢、工程浩大；文獻的研讀加上親臨其境，讓自己有切身的體會，對於所謂「神聖空間」的解讀也有更複雜的感受。

不過泰山的意象除了帝王祭祀之外，還不可忽視民間信仰的表現。古代傳統文化視太陽升起的東方乃萬物交替、初春發生之地，故海拔一千五百多公尺的泰山即使高度無法與中國其他巨山高峰相比，卻有著「五嶽之長」、「五嶽獨尊」的稱譽與地位，這得之於它所處的方位。於天街用過午膳後，跟隨同組學友一行人找到了玉皇頂西南、明清重修的青帝宮。青帝為太昊伏羲，是東方之神、五天帝之一。宋真宗登泰山時，因著青帝位屬東方的特性，加封為「廣生帝君」，並撰刻碑記，其中讚頌道：「節彼岱宗，奠茲東土，生育之地，靈仙之府。」另一個泰山重要神靈是碧霞元君，以往雖曾聽聞這尊神名，但完全不知祂的來歷，也不知其為女神。及至山東與泰山，始知碧霞元君於此處的神格地位之高，當地人親切地稱呼其為「泰山奶奶」，傳說能福佑眾生，特別保護婦女與兒童。碧霞祠的大殿有

東、西配殿，東殿配祀眼光娘娘，保佑人們眼明心亮、身體健康，西殿則配祀送子娘娘。

總之，東嶽因位處「東方」的緣故，其主要神祇如青帝、東嶽大帝、碧霞元君等的職能均傾向於化育、護生、求壽、康健、求功名、求子等「生發」的功能。這也觸發了我的一些想法：一般談及泰山時，常會提到《孟子》中說的：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彷彿有孔子的讚語，泰山變得更神聖。然而五嶽的信仰，明顯與戰國以後陰陽五行觀念的興起有關，在孔子時代尚未流行此類思想。《緯書》雖然有上古帝王乃至齊桓欲封禪之事，但《緯書》畢竟流行於漢代。那麼陰陽五行觀念未流傳之前，人們對泰山的看法如何，和後來有什麼差別？是否有相關的資料呢？這些都是讓我有興趣探索的問題。

離開泰安之後便前往曲阜旅館住了一夜，行程匆匆，隔天 8 月 12 日上午來到孔廟、孔府，專心聆聽著孔子後代孫孔老師詳盡而生動地介紹著孔廟、孔府的一磚一瓦，包括衍聖公孔德成先生不幸又不凡的身世，也觀看了孔子故居的水井。午後來到相較於孔府更小巧雅緻的孟府及孟廟，接著又見識到令人難忘的孔林。孔林是孔子及其後裔的專用墓地。孔子過世後，其墓地最初僅是「墓而不墳」，隨著孔子地位的提高，孔林的規模也日益擴大，至今面積已達兩平方公里，為世界上延時最久、面積最大的氏族墓地。坐著遊園車，穿越有始以來感受過最長的墓道，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碑林，兩旁樹木繁茂，炎夏頓時轉成陰涼，真的是「墓古千年在，林深『八』月寒」。在孔林的最終點，大家於至聖先師墓前肅靜地行三鞠躬禮，此時旁邊正是子貢當年為孔子守喪三年之處的紀念碑。孔子之於子貢而言誠然是「一日為師，終生為父」般的尊親，而子貢之行亦著實令人動容！然世代湮久，此刻佇立至聖墓旁，孔子彷彿近在眼前，卻又如此遙遠，我不禁陷入孔子與後世「尊」、「親」之間的沉思……

第二次的考察是 8 月 15-16 日，前往臨清、聊城。臨清是運河古城，明清時期，這裡憑藉大運河漕運興盛而迅速崛起。我們觀看京杭運河的臨清段，河中的水彷彿停滯了，兩岸雜草叢生，運河鈔關門口以及鼇頭磯都顯得蒼涼落寞，很難想像昔日「繁華壓兩京」、「南有蘇杭，北有臨張」的盛況。不過莫道繁華無憑，例如今日保存的山陝會館就是運河碼頭興盛後，山西、陝西兩省商賈聯誼、祭祀神明的處所，為這個古城曾有過的光輝留下一個歷史見證。傍晚時分，我們登上了位於聊城舊城中央、始建於明洪武年間的光岳樓（得名於弘治年間，取其「近魯有光於岱岳」之意），是中國十大名樓之一，從四方的窗口俯瞰城區，古城景色盡收眼底。

明代文學家王世貞曾讚嘆：「靈岩是泰山背最幽絕處，游泰山不至靈岩不成游也！」8月18日最後一站田野考察，就是到濟南的長清縣境內，這個唐朝就號稱為海內「四大名剎」之一的靈岩寺，玄奘曾住於寺內譯經，自唐高宗以來的皇帝們到泰山封禪，也多至此寺參拜。靈岩寺群山環抱，蔥鬱清幽，當前的建築為明代所造。進了著名的千佛殿，中央供奉如來的法身、應身、報身三身佛，旁邊有四十尊彩色泥塑羅漢像，皆有不同的神情、氣質，栩栩如生。辟支塔建於宋朝，是九層樓閣式的磚塔，塔基為石築八角，鐫刻著印度阿育王皈依佛門的故事。一大片的墓塔林是唐代以來埋葬歷代（由唐至清）此寺住持高僧之處，石塔之多，在中國是首屈一指的。行過辟支塔與塔林，頗有千年古剎的氣息。

前後橫跨十二天的行程，置身於魯地，從人文、景緻，乃至食物的口味，都可以嗅到魯文化的特色。早在漢代便有「魯學質樸」的說法，經過歷史的長河，依然延續至今。它不同於江南詩情畫意的浪漫風韻，卻展現了另一種獨有的樸實地域特色。回台以後，我仍懷念著紮實充滿嚼勁的山東饅頭、不油不膩的菜餚、大滷湯，還有吃起來味道平淡卻容易飽足的窩窩頭。意猶未盡者，是時間有限，還沒有機會見聞與比較魯地東、北方的「齊文化」，這也成為我希望未來有一天能再到山東的一大動力。此外，這些日子我也震撼於來自各地的學友是無比的優秀，大家能聚集一堂，一同聽課切磋與討論，這樣的緣分並非偶然，何等的不易！

杜甫遊泰山後寫下了〈望嶽〉詩，首二句說：「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對我來說，這趟山東研習營在我人生中是「齊魯情未了」，永遠的未了。